**與荒野相遇　　　　　　　　　　　　凌拂**

　　為了遠離塵囂，所以我進入荒野。

    我很喜歡這種生活，荒野裡流水不斷，鴟鴞低鳴，野猴奔跑，誰也不必遭誰豢養，自來自去。奔放自由，是因為眾生萬物無一不在，但是誰也不必想到誰的存在。

    然而許多年了，就這樣住在山裡，早聽山風颯颯、山雨瀟瀟，晚聽鴟鴞、麻鷺暗裡輕呼，四野清空冷寂。冬去春來，蠻荒的山野自有不同的冷熱景象。極冷的時候，冰雪霜風，我裹著厚厚冬衣，看地表冰晶的翠葉，凋萎在日出日落極大溫差之中，對不習慣霜雪的闊葉植物而言，這真是一種嚴酷的考驗。極熱的時候，溪水潺潺，激撞起晶瑩的水花，山林裡仍是蓊蓊鬱鬱的濃蔭。穿一種很簡單的衣服，走一種很簡單的路，整個人就是那樣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裡。

    山野花開，風中鳥鳴，大地顏彩的豐富，季節移轉之明顯，歲序從不錯亂，即使四季如春的臺灣，自然的每一步移轉，都是異常清晰而明顯的。山上的綠，從嫩黃微黃到金黃老黃，漸層轉移的細節，盡在無聲之中變化，只有完全生活在其中才能深知個中幽微。

　　在山上一住許多年，令人著迷的不只是單一的山林，而是一種心境。太陽晒著我，我靜靜站在那裡；山風吹著我，我寂寂走過嶺梢。一片山野的土地已見幾度翻耕，許多樹的年齡比我大得多，野生的藤蔓垂成花飾。山鳥、野猴、松鼠、游蛇……野生動物的目光或機靈游索，或逍遙自適。
    有時深夜回山，最喜歡明月之夜，高高一個滿月，遍山清光，我必然熄了車燈，一個人就著月光前行。熟悉了的山路，便也不怕迂迴，山月引路，沒有車燈則更多了一份寂靜安寧。人在車裡，心境與天地連成一片，這個時候更顯得車燈的多餘與喧嘩。燈光多麼局限，隔絕了一片清輝好月。此際溪水無聲泛著銀光，四山蒼肅，深淺濃淡各有遠近高低，薄薄地覆著一層輕柔的月光。我喜歡這樣，整個月，整個山，柔軟地垂下，鳥獸蟲魚也都睡了。穿行其間，山野的旅次，心情是一個人的。

    與荒野相遇，我其實感知的是一種生活，一種與自然澈底相融的生活，如泥與水相拌，每一時的鼻息耳目都浸潤在自然裡，霜風雪雨皆是心情，鳥獸蟲魚盡是點滴，我不是個自然觀察者，我是一個自然生活者。

**過橋　　 　　　　　　　　　藍蔭鼎**

戲臺子上唱戲，下面看戲的人全神貫注地聆聽欣賞，有的搖頭晃腦，有的半張著嘴，有的拍掌頓足連聲叫好，全然達到渾然忘我的境地。

人人都愛看「好戲」，但是當你正看得出神入化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正是人生這齣戲中的一角？是否提防自己成為被看的戲中的丑角。

如果我們承認人生如戲的話，那麼我們就應明瞭我們來到這世間舞臺上的責任，既然，我們已經註定了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那麼無論是悲角、喜角、丑角……都該首尾如一地努力將自己的角色演好，令自己滿意，也令別人滿意。喜角有喜角的得意，悲角有悲角的美點，丑角有丑角的逗人之處，各種角色搭配得當，全劇才能圓滿落幕；否則，我們就無法向自己、向觀眾交待。

與其說人生如戲，不如贊成「人生如過險橋」的說法要來得積極些，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要「走好」，免得不慎落入萬丈深淵的急流裏，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生不過百歲，說來實在匆匆。幼時家人相傳有這麼一個說法：「一個年輕的書生，某日閒來無事，外出信步走走，不覺來至一條僻靜的小徑前，如畫的風景，引起書生的雅興，乃逕自向前一直走到盡頭，豁然見一美如仙境的世外桃源，不遠處一涼亭內，見一老翁倚坐休憩，遂趨前與老人攀談，彼此甚為歡洽，老翁乃邀書生奕棋，書生欣然坐下，兩人默默佈下棋局，交戰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夕陽斜照，書生見天色已暗，遂起身告辭，匆匆趕路返家，誰料走至家門附近，周圍景物已有變遷，門院老樹垂藤，壁垣也顯得破舊不堪，他急忙向屋內衝去，卻撞見一白髮老嫗正欲出來應門，細細端詳，打聽之下。原來這陌生老嫗竟然是他的妻子，兒子也已經娶了媳婦，他的雙親早已去世幾十年了。啊！原來他出外在仙境裏耽了一天，這個世界卻已經過了一個甲子，怎叫他不感嘆人生的短促？」

當然，這個故事無非是勉勵我們好好把握這個短暫的人生，不要迷迷糊糊地等醒來時，一切已經太遲了。

我們活在世上，應該時時刻刻心存感謝，因為我們出世為「人」，而不是任何雞鴨貓狗，已經很幸運的了。

人，既為萬物之靈，就該利用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快樂，不像其他動物，自己無法操縱自己的命運。

**作別 作者：楊牧**

 山的形象已經非常黯淡了，海濤月波恰似奔走的清風，在蒺藜叢中消逝。從亂石間覓得一條攀升的小路，彷彿水底的魚羣都在歌唱，唱一支藍色不可解的老歌；彷彿深夜的菊花正在悲悽地啜泣，為靈魂的游散啜泣。身邊是葛藤，是荊棘，是荒遼的空虛。

 不能把握到的我們必須泰然地放棄，不論是詩，是自然，或是

七彩斑斕的情意。第一次為你放歌，為你描摹的時候，夏日的蘆葦

草長得高高的，綠得正好。夕陽從磚房的窗格子間流盡；我想在泥

土的芳香裏捕捉絲絲飛升的舊夢。啊，舊夢而已！我怎麼能否認那次坐在草地上看蒲公英飛散種籽的神奇不也只是一種追憶？我怎麼能否認，當我一路吟誦你的詩句踏雨探訪一座小樹林的時候，不也是嘗試去捕捉奧菲麗亞式的瘋狂而已？那些都是我要放棄的；羣山深谷中的蘭香，野渡急湍上的水響，七月的三角洲，十月的小港口；就如同詩，如同音樂，厚厚的一册闔起來了，長長的曲調停息了。讓我們把古典的幽香藏在心裏